

波斯短篇小說集

潘 庆 舫 等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波斯短篇小說集

潘庆舫等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集 隨 小 篇 俄 蘇
РАССКАЗЫ ПЕРСИД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据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年版俄译本转译, 編集者为
邵依托夫 (Шойтов)。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839 字数 191,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7/8 每页 4

1955年4月北京第1版 195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900 册

定价 (8) 0.82 元

目 次

哈只老爷	赫达雅特 (1)
爱国者	赫达雅特 (157)
無家之犬	赫达雅特 (188)
彗星	阿廖維 (200)
一个吉蘭农民	阿廖維 (221)
晴雨計	塔巴利 (248)
白色的地平線	奥密德 (269)
騷动	达里亞 (317)
行政會議	密 努 (331)
俄譯本对本集各篇小說的簡釋..... (343)	

哈只老爷

赫达雅特

哈只老爷①拄着拐杖，照例在宅院内来回巡视，用锐利的目光扫了一下自己的产业，接着对家人讲了治家之道，又把他們数落了一顿。然后，他从床上拿起一襲轻柔的驼绒斗篷，穿过黑魆魆的长廊，慢条斯理地走进了前厅。到了前厅，他朝长廊对面的一张石椅走去，在石椅的小草垫上坐下，连咳了几声嗽，把斗篷的下摆盖上膝头。他那浮肿的、长着脓疱的踝骨，几乎已被肥大的襁裤遮满了；穿在毛茸茸脚上的那双骯髒不堪的布鞋，也在轻柔的斗篷下摆底下掩没了。前厅的地板刚清扫过，又洒过水，但空气中还可闻到一种污泥的腐臭，因为邻居在清扫水池时把污泥抛到街上去了。

哈只老爷拄着拐杖，尖声厉气地嚷了起来：

“莫拉德！哎哟，莫拉德！”

没等他把话说完，走廊里就鑽出来一个瘦骨嶙峋的、

三三三三 即給予参加过朝拜聖地的伊斯蘭教徒的称号。哈只亦
三三三三 名詞。老爷为阿加的意思，也可作为姓氏的組成部分。

龙鍾的老头兒，穿着一件破爛的長衫，把手按在胸前行禮，說：

“您有什么吩咐，大老爺？”

“你躲到哪兒去了？一忽兒就晌午啦……把門關緊——這污泥真臭呀！”

莫拉德急忙遵命照辦，然後困惑地稟道：

“大老爺，卓別伊達太太头疼得厉害。她叫我去买一席尔^①冰糖。”

“啊，你这个拉皮条的老烏龜！哪一个叫你去买糖？你在我这里呆了五十年，还不知道該請示請示我嗎。我剛去過卓別伊達太太那里，這會兒她精神可比往日还好哩。她头痛，为什么她自己沒跟我說呀？这不过是娘兒們一時逞性罢了。她們只想用計刮光我！咱家消耗这么多的白糖和冰糖，仿佛咱們這兒住的都不是人，倒是光靠吃糖过活的飛馬！瞧，人家是怎样过活的！可是咱家的女人却全跟我要糖，一會兒說治头痛，一會兒說有客人来，一會兒又仿佛是去哄小孩。要知道，大街上可不会滿地都是鈔票呀。卓別伊達太太真要是头痛，就叫她喝一杯糖漿吧。这个寵坏了的婆娘，老是假裝头痛……”

“大老爺，糖沒有了。”

“你又大胆放肆。你怎敢頂嘴呢？糖怎么沒有了？分

① 伊期重量單位，1席尔=7424克。——俄譯本注。

明今天早晨，我把糖分給了各个妻房，可是現在，她們又用这个那个的借口要額外再領一份。我要是光有一兩個老婆，那也許用不着吝嗇什么糖了。可是我有八个老婆，何況又都是你妒忌我，我妒忌你。哈里馬·哈通簡直弄得我傾家蕩產。真主呀，叫她饒了我吧！尽是花錢替她請医生哪，付葯費哪，而她呢还是不死不活的。更不知道，为什么她又得了气喘……一喘起来又是那么老半天……”

哈只的眼光向四周扫了一下，絕望地摇摇头說：

“我說一个人，如果他的性命早已朝不保夕，倒不如干脆別再打扰別人……她真叫大家受够啦……这都是我实在不走运呀！从天朦朧亮一直到深更半夜，我总是不顧死活地干活，但一回到內室^①，就得替孩子們收拾鞋呀帽呀，又得調解大老婆和小老婆之間的爭吵，或者俯听哈里馬·哈通訴說她的病恙——这就是我到了晚年的养生吧。唉，用不着跟你一一細說，你都很明白。……再說，为把兒子教养成人，我又糟蹋过多少錢。我甚至把他送往欧洲，那完全因为他是我的头生子，——由于我長年許愿祈禱，在生了第八个女兒以后，真主賞給了我一个兒子。这个兒子应当是我家世代宏業的繼承人。可是你看，他对待我又是怎样呢？真主呀，別讓那伙無賴糾纏咱們吧！他竟然成了一个不务正業的游民。你也知道，事到如今，我

① 伊期人家中的女人臥房。——俄譯本注。

不得不禱奪他的繼承權。他整天整夜又賭博、又嫖妓；而我可沒有葛倫·阿尔·拉什德^①那樣舉世無價之寶。全家老小又等着我的小恩小惠。事情一开头就是这么糟，那就別指望有什么好結果吧。我把年紀，原是需要人家細心照料。但現在我却日漸瘦弱；疝氣呀，虛虧呀，老是折磨我！今天，我一梳頭髮，就掉下了整整一大綹……”

莫拉德偷偷地瞅着哈只的禿腦頂。主人这番嘮叨話，他覺得毫無意思。每天，从大清早起，莫拉德就得恭听主人沒完沒了的怨言。他正等着哈只向他發火，兩脚直躁，就像一個急着撒尿的人。但是，今天哈只的心境似乎很愉快，只是滔滔不絕地訓誡一番，仿佛一只猫抓住了老鼠尽情玩耍着，硬不肯把奴僕放走。

哈只从坎肩的口袋里掏出来一長串念珠，繼續說道：

“你真認為鈔票就像敗草一樣嗎。昨天，我整理文件，發現了一張便條。真沒想到，這是我爹寫的便條。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靈！他邀請了二十位部長和大亨們來家作客。你猜，這一場招待花了多少錢？总共才六克朗二阿巴西^②三個小錢。當遇刺的國王^③還在世的時候，愿真主保

① 葛倫·阿尔·拉什德(765—809)是巴格達的哈里發（哈里發是指穆罕默德繼承者的稱號。——譯者）。——俄譯本注。

② 克朗，伊朗銀幣，與里爾等值。阿巴西，古代伊朗的一種銅幣，約值20地那。1地那=0.01里爾。——俄譯本注。

③ 指卡扎爾王朝的納賽爾—艾—丁國王，遇刺於1896年。——俄譯本注。

祐他在天之灵，用几个子兒就能作大买卖。但今天你試着給人家这样說，哪一个会信你呢。我怎么也忘不了，有一次我死去的爹曾經吩咐作帶餡的火鷄。你知道，帶餡的火鷄是怎么个样？先把火鷄宰好，除去头尾，放上一兩天，然后开膛剖肚，塞滿李子、杏子、黃油，放进爐子烤。这样作成的火鷄，不但入口酥脆，而且味美可口，簡直手指头也要舔干净啦。”哈只咽了一口唾沫，又眨眨眼睛。“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哩。記得有天晚上，我偷偷地从籃子里拿了一只帶餡的火鷄，一吃就吃了一大半。哦，真主，饒恕你的奴隶的罪过吧！……莫拉德，愿你一生不要碰上倒楣的事。第二天早晨，我爹一發覺这件事，就冤枉这是咱家一个名叫高里阿札尔的黑奴干的。父亲下令用樺树棍狠命地抽打他，后来这个奴僕竟因此吐血而死。我呢，始終沒有承認自己的过错，当时誰也沒猜到那只火鷄是我吃掉的。不久，我就得了腸胃病，鬧得很凶，長期臥床不起。”

哈只用手絹大声地擤着鼻涕。

“那时候，遇刺的国王还在世，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灵，——一只火鷄只卖三个阿巴西。我还記得那些年代，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因为这到底还不是千年以前的事情。我并不是指开·卡烏斯①与阿弗罗西阿

① 古代伊期神話中的國王；非杜西史詩“王書”中的主人公。——俄譯本注。

波^① 那个时代。那时候，人們既体面，又富裕，不像如今这样六亲無靠。遇刺的国王，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灵，总是把我爹的地位放在哈只·密尔札·阿加西^②之上，使他更受人們尊敬。那个时期的政治，跟現在完全不同。你能明白我这些話嗎？你認為密尔札·阿加西是个小人物嗎？全世界的政治一到他手中就成了一小塊蠟罢了。不錯，旧时代，人們慷慨好客，心灵誠朴，家家户户为客人們敞开大門，如今这一切早已傳为千古美談了。

“我現在跟你講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信不信。昨天，財政部長請了我去，你也亲眼看到，他特地派他的汽車接我去的。上茶的时候，他亲自从櫃里取出糖罐說：‘您知道，我經過实践証明，一杯茶放一小顆糖就够甜了。’这真是自欺欺人的話呀！說实话，我喝的茶里根本沒放糖。他却胡謔了兩個鐘头。弄得我头痛腦脹。財政部長向我提出了几十个这样那样的要求，光滿足其中一个最起碼的要求，也得花去我二百突曼^③。这位部長明知道我会抽烟，但始終沒吩咐傭人給我端来水烟袋。你知道，这位部長原是家里連一張餐桌也沒有的那种人。可是，你瞧，現在他有

① 突蘭国王，是非杜西史詩“王書”中的一位神話主人公。——俄譯本注。

② 1848—1896年間納賽尔—艾—丁宫廷中的一个大臣。——俄譯本注。

③ 紙幣名，值10个里尔。——俄譯本注。

多么神气活现，真像是奥特尔汗·卓洛塔利^①的孙子哩。

“我那死去的爹是高等贵族出身。他在堪达哈尔^②远征期间，曾经下令挖掉过俘虏的眼睛，重达三曼一恰列克^③。远征归来以后，密尔札·阿加西吻过我爹的肩头，还奖给他勋章和绶带。我爹当过遇刺的国王长期猎仆，陪伴国王外出狩猎。如今这一切早已传为千古美谈了。时代完全变了；名誉、高贵和良心的概念也改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贵族到底是贵族呀！一头大象不论死的活的，同样值一百个突曼哪。何况，现在大家都需要我，滥用我的坦率，我却心里想：真主照旧需要帮助上帝的奴僕的。世界上只有善与恶。我们大家明天都要进棺材的……喂，再说，昨天我去部长家时，那个娜涅奥姆·奥里·巴尼老太婆又来过这里吗？”

莫拉德突然颤抖起来：

“是，她到过里面——进了内室。”

“进了莫赫塔拉姆屋里没有？”

“大老爷，这个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买羊肉烩饭的调料去了。”

“你不在家，怎么又知道娜涅奥姆·奥里·巴尼来过这里？”

① 指出身低微的富豪的代名词。——俄译本注。

② 阿富汗的一个城市名。——俄译本注。

③ 重量单位，1曼=2.944公斤，1恰列克=1766克。——俄译本注。

“大老爺，我剛出門恰好碰上她。”

“听着！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喝了白水，也得把它吐出来！这话我跟你说过豈止一千遍？因为你有責任監視我的妻房！你還不懂得女人家。她們要是覺得我不在監視她們……”哈只頓了一頓，說，“我想告訴你，她們就會做出種種敗壞門第的丑事來。她們為了貪圖虛榮，就問卜算命，而且還請巫娘跳神哩。你聽見沒有？我不在家，你就得用你那對眼睛來看管她們，了解她們的全部勾當。你應該起到這樣的作用，仿佛是我親自監視她們一樣……懂了嗎？”

“懂了，大老爺。”

“我還想跟你講一件事。”

“請您吩咐，大老爺。”

“莫赫塔拉姆的堂兄弟，這個粗壯的漢子——我不知道那邊管他叫什麼——高里一奧一包里包里呢還是別的……真奇怪，叫什麼樣名字的人都有呀！這且不談，這小伙子倒是長得相當漂亮。他一到這裡，總是低下頭，一下子溜進了內室，裡頭盡是沒有帶面紗的女人和孩子。噫，假定他真是莫赫塔拉姆的堂兄弟，但對別人來說，他可不是什麼三親六故，她們怎能露着臉兒來見他呢。何況明天謠言就會傳開去了。哦，真主啊，我們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你說，你弄清楚他到底是怎麼個人呀？”

“我不知道。”

“不行，必須制止这种行徑。你得跟他講清楚——我反对他乱闖內室和跟莫尼尔調情，我更不准他和莫尼尔作折鷄胸骨的游戏①。如果我真想飞黃騰达，平步青云的話，我就会在討人喜欢的女人中間娶上一个，把她打扮得非常艳丽，帶她去参加舞会，讓她投进大亨們怀抱里，随这些人跟她跳舞、打牌，甚至狎弄風情。但是，那时候，我就像目下所有的貴族一样，也成了老烏龟啦！哎哟，莫拉德，这些話你哪能懂！是啊，說实話，你倒可以不了解。至于我，天天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留心观察上百个这样的家伙。我是个有旧傳統的人，要是我也能干这类的事，那我的日子显然要比現在好得多哩。不，这类事我永远不同意。你轉告高里一奧一包里包里說，我可不能接受这样进步的思想观点。但你得留神，要跟他解釋清楚，別讓他侮辱莫赫塔拉姆……”于是，哈只墮入沉思默想之中。

“大老爷！……昨兒白天，食品雜貨商尤茲巴什·豪塞音跟我說：‘我准备去聖地朝拜，哈只老爷能不能跟我結清旧賬呢？’”

“这个不要臉的东西，老烏龟，他可把我騙苦啦。他認為我会搶去他那几个子兒嗎？我在市場上只消拿一根鬚

① 一种游戏，优胜者可按預先講定的条件或临时向对方提出一些要求，如接吻或作其他难堪的动作。

鬻作抵押，人家就会交给我五千万突曼的商品。他上哪兒去朝拜？要知道，准許你出国旅行可不是很簡單呐。他若要旅行証和出国护照，那就得来求我。大概他想把偷来的錢变成聖錢吧。如果他真心誠意想去朝拜，那还不如先去管教管教他自己的老婆吧……你以我的名义跟他这样講：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搶了他的銅子兒潛逃……喂，你买了什么样的調料？”

“大老爷，这个您比我还道地：那是巴拉干李子和土豆。”

“唔，你买了多少李子？”

“一恰列克。”

“怎么，整整一恰列克李子？哦，这些活見鬼的婆娘們！她們还發牢騷，說什麼从餐桌旁站起来肚皮还餓着哩。試問哪个部長或者哪个国會議員一頓飯就用整整一恰列克李子作調料呢？你去瞧瞧，人家晚上光是吃干飯。再說禮薩王陛下，別看他地位那么高，甚至宮廷中作飯用的劈柴也要当他面秤过。为一只小番茄，他居然惹起一場爭毆，以致血流成渠，尸体橫陈。別看他有那么多的收入，那么多的財富！不过，你拿来的李子还不足一恰列克，——老兄，我的眼睛看的准呀。”

“大老爷，指着您的生命起誓，我决不撒謊，不信，您問梅士赫基·馬苏姆就是。”

“唔，这会兒我才弄明白我財產是怎样弄光的。多少

李子我都有数，可是檢查飯后剩下的李子核，就發覺少了四个李子。”

“大老爷，愿真主賜福孩子們，这几个李子大概是他們吃掉的，或許这几个李子沒有核吧？”

“沒有核的李子？！你，你竟敢跟 万 能 的真主开玩笑嗎？不，你办不到，老兄，真主知道他的奴僕尽是盜賊和騙子，才創造了帶核的李子，以便于統計个数。我非剝你的皮，叫你疼得乱跳乱蹦！你們这帮人想吃棍子，就像大象老想印度一样。你們就得經常被人家沒头沒臉的打……宪法……自由……就是为了可以更巧妙地偷盜行窃。用你們的宪法和自由去作白水的露酒，然后由你們自己痛喝吧。而我……”

这时候，大門开了，一个衣衫破爛、上了年紀的人，提着一只大皮包，走进了前厅。他問道：

“这是哈只—阿布—陶拉波先生的府上嗎？”

“是，請您进来吧。”

哈只請来人坐在自己身旁，吩咐老家僕說：

“莫拉德，快通知把茶炊端来。”

客人推辞說：

“非常感謝，我已喝过茶了。”

“那末就給您水烟袋吧。”

哈只謙卑地笑了笑，对来客說：

“我仿佛在哪里曾經荣幸地見過您。可是，記不起您

的尊姓大名……咳，人老了，外加滿身是病！”

“您的奴僕名叫高拉姆—列札·阿赫迈德·貝吉。”

“噢，原来是这个名字！您不就是巴席尔—奥里—拉什加尔的兒子嗎？”

“正是。”

“記得您是住在曉特尔达蘭大街吧？令尊大人还清健嗎？”

“他在飢荒时去世了。”

“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灵，愿陽光普照他的坟墓！这是个多么和藹可亲的人呀。人們真是健忘啊！我跟令尊大人是在一起長大成人的，但自我們最后一次晤面以来，已有好多年了。讓人們永远記着他吧！我和令尊大人过去每天到露琪—沙列赫—查列街的池子里去洗澡。我一瞧鏡子看見前額的伤疤，就会想起了从前的那些日子。”哈只轟然大笑起来，于是，笑声傳遍了充滿着臭味的前厅。“我指着我的凱尤馬尔斯的生命起誓，我对朋友是一貫忠心耿耿的。我一見到您，真像有人把整个世界送給我啦！”

“大老爷，承蒙嘉許，实使我深感不安。您的奴僕还比不上您的家奴呢。”

“咳，您說哪兒的話呀！我覺得您就像我的亲兒子。关于財產問題的訴訟老使我內心悔恨而疚痛不已，令尊大人还为这事抱怨过我呢。您應該明白，我对这件事原是

清白無辜的，爭吵是由于孤兒的財產引起的，我才不得不向法庭提起訴訟。其實，說起來盡是些芝麻大的小事情。我常說：我準備為朋友犧牲我自己和我全部的財產。我常為自己太老實而痛苦。但有什麼法子呢？現在很難找到這種人……唔，怎麼——我老了，我又是舊傳統的人。全街坊的居民都非常信任我。誰要是到外地辦事去，他不僅委託我代他保管財產，而且还請我照料他留下的一家老小。我怎能濫用人們對我的這種信任？怎麼辦呢——我在此地住了很久，我了解人家，人家也了解我。自我父親去世以後，左鄰右舍的希望和目光全都集中在我身上……本街坊的阿訇霍德札特—歐什—沙利耶是個正人君子。昨天，他在我這裡親口承認說：‘謝天謝地，我在本街坊當了四十多年阿訇，就是人家沒給過我像對您的那種信任。’我可不能糟蹋孤兒的財產——我一只腳還站在人間，另一只腳早已跨進了棺材！但是，這也不合萬能的真主的心意……”

高拉姆一列札用手背揩去從哈只嘴里飛濺在他臉頰上的唾沫，張著嘴聽著，真不明白對方會說出些什麼名堂來。而哈只卻繼續說道：

“唉，有什麼法子？世界上人人都有自己的命運。所以，人家就用‘哈只老爺’這樣簡單的名字來稱呼我。我因為勞動，才勉強強地賺到剛夠活命的一些錢。”說到這裡，他沉痛地擺了一下他那肥胖多毛的手。